



亲爱的女儿

阮梅 著





CI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女儿/阮梅著.—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562-1524-9

I. ①亲… II. ①阮…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2928号



QIN'AI DE NU'ER 亲爱的女儿

总策划:吴双英

责任编辑:周倩倩

装帧设计:陈筠

插图绘制:水彩鱼 赵敏

出版人:胡坚

质量总监:阳梅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410016

电话:0731-82196340 82196334(销售部) 0731-82196313(总编室)

传真:0731-82199308(销售部) 0731-82196330(综合管理部)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湖南鑫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9.25 字数:190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非虚构的呢喃

侯颖

阮梅这本《亲爱的女儿》真是呕心沥血之作，读得我泪眼模糊。

阮梅是以写报告文学起家的作家，《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天使有泪》《罪童泪》等图书已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她的作品里有一种坚硬的现实，对这种现实的切肤之痛又促使她的作品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在这部《亲爱的女儿》一书中，她的创作别开生面地从“他者”到“自我”转型，以书信体的形式向女儿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可以说，一万个妈妈有一万种花期，只是儿女面对的妈妈已经是成人，甚至担负着一个教育者的身份，这些使亲情的分量有些削减。静下来舒展笔墨之时，就是阮梅的母性和“小女儿天性”华美绽放并收获亲情硕果之季。

如果说冰心先生的《致小读者》以书信体写了一个对小孩子充满爱的姐姐形象——那个形象里多是阳光、日月与理想和希望这

些意象，令人欢欣鼓舞，也让人有一种理想的向往，但与现实还是存在一定距离。而阮梅笔下的“本我”完全用非虚构的笔法，她竟然能够如此坦诚自己的性格，真实得令人恐惧、令人唏嘘、令人惊心动魄。在寒冷的冬天，冷风刺骨，爬冰卧雪还要去上学，对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结果阮梅一下摔倒了，摔倒之后，“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是风刮的吧？我怀疑。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出血了、出血了，小梅子摔出血啦！”虽然“我”不觉得疼，但是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大展“哭技”，“扯开嗓门哭”、“声嘶力竭的哭喊”、“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妈妈赶来把“我”带回家，“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当这种孩童的狡猾被完全细致地再现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与引得读者笑出眼泪的喜剧效果，这是小孩子对抗成人世界并保护自我的战役第一次“完胜”。现在回忆起来阮梅都扬扬得意的。不然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磨砺，怎么如此历历在目并被描述得妙笔生花呢？与其说这是阮梅个人经验的一次再续前缘，不如说这是人类童真生命力量的一种永远的光芒，而对童年生命状态的尊重和再现，是儿童文学创作最应该考虑的原点。那么，这种“哭的喜剧”也许成为童心诗趣的一种美好印记，落到现实生活和艰难的人生土壤上的时候，阮梅提醒少女们，面对人生的困境，哭只能是宣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边飞翔”，这才是人生一种最坚韧的力量，也是一种最美的人生姿势。

既书写过往的人生经验，又指向少女未来的生活，因为是以过

来人“母亲的身份”在与女儿倾心交谈，就形成了作品的复调性和内在的艺术张力。“宁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在自行车上欢笑”的纷纷扰扰的现实生活观念和周遭环境，也许会影响到女孩的婚恋观和人生观。阮梅从自己的爱情生活现实出发，阐明了情感是无价之宝，一个具有独立“自我”和独立人格的人，才是最宝贵和最有人生意义的，强调了人生主体性的重要，可谓情真理切，字字呕心之痛，句句肺腑之言。她还非常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宝马好，但在别人的宝马里，再繁盛的风景只会一掠而过。在这样一个盛产宝马爱情的时代，我相信两个苹果的稀有爱情，也可以愈久弥坚。”不得不说当下人们物质生活的繁盛，带来了物质绑架精神和情感的“异化”生存状态，而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最容易自我迷失，这种关于爱情的讨论是非常及时而又非常必要的，也是一种诗性人生的唤醒，值得深思。这不得不说六十年代出生的阮梅，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正好遇到了八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和大讨论时代，对人生信念和未来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与当下的现实青少年的人生状态有非常大的隔离感，那个时代女青年推崇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充盈的情感追求，很难被当下一些女孩子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梅探讨的爱情似乎是个人性的私语写作，却更具有时代和社会的批判精神和文化反思的力量。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正处在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强调的“自我同一性”建立期，除了爱情之花在他们的生命中慢慢开放之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经受着友情的煎熬，结识朋友是他们从外部获得“自我认同”和“确认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阮梅结合自身成长历程谈了友谊的多种形态，最

后告诫孩子，友谊不可以强求，“友谊原本就是一棵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向你挥舞，它会给予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随缘的友情才能惺惺相惜，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久远。面对女孩的性别特征，阮梅对女孩提出了既古典又现代，既开放又自重，即现实又浪漫的美学旨归，“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更需要学会欣赏诗情画意里的内涵与学养；女孩学会了朝着拟定的目标奔驰，更需要懂得在奔跑一段后停一停，用双目的余光看看自己脑后随着风儿飞扬起来的黑发，去看看路两边浩瀚无边的风景。”这种诗性生活带有梦幻般的感觉，也是人类文化精神得以不断提升的高贵之处。女性的自觉不只是来自于社会给定的身份和角色，还需要自己争取一个美丽的风景地，提升女性生命的格局需要一生的追求和探索。我曾经在《为童年留下一片绿洲——论儿童文学的诗性品质》一文中阐明，儿童文学就是在努力平衡成人期许与儿童愿望之间的矛盾。女孩的愿望与社会上成人的期许有时矛盾更激烈更不平衡，更需要女性坚韧不拔的努力来发现自己，实现自己，超越自己。

可以说，阮梅是一个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儿童文学作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恐怖、疼痛、暴力、丑恶、死亡等等负面生活侵蚀，她能够非常客观地凝视与思考。“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六十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她回望自己少年时候的天空，“有疼痛，有我许多的无奈和我的倔强抗争”。尤其是她中年后对身体疾病的抗争，“疼痛到来，我不得不严阵以待，不得不以适当的药物来调停。除了提醒潜伏的

疾病，疼痛还是身体的保姆。”在与疼痛过招时，才能深切体悟到生命存在的丰富感受性，她如此面对疾病、痛苦和挫折，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事实上，即使如此乐观坚强的阮梅，面对现代人的精神疾病——抑郁症，特别是自杀，也显示出无奈与焦虑，甚至迷茫与恐惧。一方面受中国儒家圣人孔子的传统生死观“不知生，焉知死”的影响，在死亡面前，中国人是讳疾忌医的；另一方面，自杀也是所有生命存在的难题，据科学家研究考察，动物亦有自杀的倾向，面对巨大的生存困境和后现代时期人类的精神孤独，自杀现象已然成为世界性棘手的难题。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阮梅大声呐喊：“生命的姿势，就是像草一样自然而顽强地生长，不美也要向着美的方向。向前走，走到腿脚不利索了，仍然向前走，遇到疯狗有打狗棍，遇到陡坡就爬行，即使老了，也步履从容。生命的姿势，是开心地、从容坚韧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温暖地陪伴一个个至爱亲人。”这种诗意的语言与其说是对自己亲爱女儿的肺腑之言，不如说是对所有人的劝诫和鼓励，宛如灯塔，在弥漫大雾的海面照亮着人生之舟前行的方向。“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睿智的提醒，也是人类的宿命，更是阮梅作为一个作家表达自我生命的坚忍姿势。

阮梅在后记中谈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曾说：“一个人，历经了少年的成长，都会拥有一座富矿。我决定停下步子，迅速将我少年的富矿开采出来。我希冀以文学的笔墨，以母亲的柔肠，像冰心先生的《小橘灯》那样，以温暖的文字照亮那些需要照亮的孩子心。”这种照亮不只是孩子心，因为其作为母亲的责任和作为一个作家的经验，就更具有意义和价值，比如说关于自己女儿的“叛逆期”，她能够以一个欣赏者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伶牙俐齿”个性十足的孩

子，这也是许多母亲最大的人生伤痛，自己最亲爱的孩子，在青春
期与父母已然成为陌路甚至是“敌人”，竟有彼此杀戮的极端行为。
阮梅的最智慧的处理方法就是“闹个离家出走……常常是母女两个
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
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
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抖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
与其说是和女儿慢慢和解，不如说是与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美丽旺
盛的生命和解，真爱需要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需要沟通的力量，而
不是以“自以为是”的“母爱”方式实施着“母害”。与此同时，
我们在书中也看出了阮梅女儿可爱坚强独立和灵动的身影，这才是
人生的双赢，在这种双赢中，阮梅更体悟到做母亲的幸福。

另外，从当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纪实性写作与幻想类文
学的比对中，也会看到《亲爱的女儿》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太
多热闹的、游戏的，缺乏内涵的儿童文学在童年文化的天空中如雾
霾一样，不为大家抗拒，许多人还见惯不怪。这种我手我心写真情
的儿童文学创作就如一朵明丽的花朵，令人欣喜。祝贺阮梅通过探
索“自我”成长的丰富复杂，来展示人生的多种况味，而这些况味
才是人生的底色，伴随成长，并永远不老！

与孩子一起探索幸福人生的真谛

孙云晓

我与阮梅相识自合作《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一书开始，那本书主要是她的功劳，我只是提供了一些教育思想和对青少年问题的分析。六七年来，在我的印象中，阮梅是一位勤奋而富有责任感的女作家。很少有作家像她那样，既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又关注犯罪问题，甚至长时间跑中小学，出入未成年犯管教所，与许多中学生和少年犯面对面地探究成长经历与教训。所以，她的《罪童泪》一书深受欢迎，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如果文学界评爱心楷模和劳动模范，阮梅应是当之无愧的人选。

近日，当有幸读完阮梅的散文新作《亲爱的女儿》，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儿女和广大青少年的挚爱，更是因为她勇敢地打开了自己的心灵世界。文学界有一个共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是每个作家最为珍贵的财富，也是一个不敢轻易触碰并且难以把握的神秘历程。《亲爱的女儿》是一部富有真情实感的成功之作，也是充满生活智慧的人生指南，其秘诀在于两代

人真实经历与执着探索的积极融合。

《亲爱的女儿》的主题是追求良好的代际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尽管此类书不少，但大多是成年人给孩子说故事讲道理提建议。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写，采访过超多典型个案的阮梅可以轻车熟路，下笔如流水。但是，她却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抛弃了简单的说教，独辟蹊径，通过分析自身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如何经受那么多难言之隐痛，与孩子一起探索幸福人生的真谛。例如，向青春期的女儿讲述自己年少时的顽劣、自卑、自闭，详尽地诉说自己的友情、恋情、病情，如实呈现自己遭遇困境时所付出的艰辛与青春之痛，甚至直言自己爱哭、怯弱的特点。哪怕是成年之后曾陷入抑郁里的经历，也不忘与孩子一同分享艰难走过的心得，等等。试想，听到一个母亲如此诚挚而真切自我剖析，哪个孩子不动容？哪个孩子不交心？我们常常说教育的秘诀是真爱，而真爱的前提是理解和尊重。《亲爱的女儿》的成功就在这里。

青少年大都渴望成功，而成功智力包括分析性智力、实践性智力和创造性智力，这是著名心理学家斯腾伯格教授的观点。在我看来，青少年最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是实践性智力，因为实践性智力最可能给予人发展的能力。阮梅从一个农家女孩，成长为一个知名作家，固然是创造性智力方面取得突破而发生奇迹，却是以实践性智力为强大基础的。例如，她的审美意识来自民间艺术，来自于对大自然的观察与欣赏，来自于学习音乐与绘画的亲身体验。她的这些成长经历可以给青少年朋友有益的启示。

《亲爱的女儿》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那就是诗化的文风。

在阮梅笔下，最美好的时间可以是静止的，夕阳下的河滩可以是碎银子做的，小螃蟹等任何小动物都是有一个令它们骄傲的家的。

特别是当阮梅写到小时候因为家境的贫寒，不得不随病痛着的母亲到亲戚家帮工时，全文没有一个令人心酸的字眼。在一个个富有的亲戚家里，她快活得像是一位小公主，她和太阳赛跑，她在红木盆里捏乌龟、捏哞哞叫的牛，在那个没有大人陪伴的令人感到恐惧的雷雨天，她选择捏出一个小动物世界来陪伴自己。在阮梅的忧伤里，那守护着老屋台子二十余年的老杨树墩、那条已无法找回的故乡小路、那个被单位辞退后冒雨回家的漫漫长夜因有母亲柔柔的呼唤声而显得唯美、诗意。绵延的母爱，是本书不变的底色，甚至放下了这本书，我们似乎还看得到她笔下矮小的母亲割倒的那一大片芦苇地，有漫天的芦花还在风中轻舞飞扬。

毫无疑问，本书是阮梅最好的美文之作。就在刚发布不久的“2016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中，我看到了阮梅的名字，她收录于本书中的同题散文《空心的竹子会唱歌》获得了此次奖项中的大奖。显然，美文特别适合青少年读者，因为青少年时代正是形成审美情趣和语言风格的时期。

孙云晓，从事儿童教育和研究4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总编辑。教育专著有：《夏令营中的较量》《孩子，别慌》《习惯决定孩子命运》等。

自序

写给亲爱的你

阮梅

喜欢孩子，无缘由地喜欢孩子们。

曾在有了哥哥和你之后，开始着急，如果不能再生养，那么，我的生命里又会少了多少惊奇、多少欢欣、多少可以藏在心口的秘密呢？一个新生儿无疑是父母生命里的一个奇迹，谁又能说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世界只有一个你，他不是你，你不是他。你看你看，哥哥像了我，你却像了老爸，多么神奇！而你，像绝了老爸的脸庞、双眼皮的你，却闪烁出我才有的褐黄色的瞳仁，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么？

小的时候，你的一颦一笑，你毫无章法的手舞足蹈，曾是那么让我痴迷。你无邪的眼睛里，没有半点的秘密与烦恼，那时候，你的一切，都习惯了交付我打理，可能，我是你的世界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吧？那时，你对我无比信赖，饿了便哭，闭着眼，都能用手、用嘴、用脑袋触摸到我储存在体内的给你的食粮；困了只需把手脚放松，醒来，托负起你的，不是一张温软的床，就一定是我暖暖的



臂弯了。

可不知不觉中，岁月像青葱般蓬勃起来，转眼，你也像青葱样蹿高了个儿。叛逆期撞上更年期，你，一下子长大了，我也开始重新审视你。长大的你，开始有了伶牙俐齿，开始怀疑起我说的每一句话，开始在意和抱怨这个世界里，你平时并不十分注意的那些人与物。我本应欣喜，因为那是你长大的履痕呀，那是你真正离开母亲怀抱之前的必然的挣扎呀，当然，那也是每一位母亲在老去时必然会听到的声音呀。

亲爱的孩子，十多岁，是一个怎样敏感怎样多变的年龄。对于你是如此，对于曾经的我、对于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呢？而我，总是处在忙碌状态的我，面对突然开始“张牙舞爪”起来的你，曾经有多么切齿愤怒。

现在想想，一个正在老去而不知自己逐渐衰老的母亲，是多么的可笑呀！

那些年，你在你的世界里撒野，玩乐，读书，任性遐想，恣意追梦。有时候，也和我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讨好你，却发现，我和你，已经很难把话说在一块儿了。关于成长的对话，我们写过的字条、书信，有传情达意，也有激烈交锋，若装在一个箩筐里，大概满满的了吧？

闹个离家出走，在别人家，可能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而我们，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坐下，抖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即使是有雨有霜无法出行的日子，我们也能相约在家里的阳台，席地而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总之，我家有女初长成，我们以种种肢体的语言，试图沟通两颗相隔了二十多岁的心。渐渐长大的高中时代，是你的理想开始萌芽的时代。你不再有时间与我理论，你的目光也不再探寻我口中的答案，不到周末，我们很难见上一面。就在你伴着枝头鸟儿呢喃声，埋头在教室里专心做一门一门功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间用于为你和你哥哥的衣食学费奔波劳碌。

那三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各居一方，仅以只言片语交谈。这些言语，有的是问你回家时的一顿饭合不合口味，有的是我放到你

寝室床头的小字条，寥寥数语，你读它们时，我已离开。

好在有书信，哪怕相隔再远，我们的对话，亦如鸟儿般自由欢畅。而现在，你真的已如鸟儿飞上远处的枝头，你迈入了心仪的大学门槛。剩下了我。每每忙过一阵鸡毛蒜皮事，我会不自觉地走在与你嬉闹过的校园。走了几次，才发现，没有了你的校园，即使有再多的人和声音，也是空寂的，看不见你的身影，日子陡然变得寂寥而绵长。

连深秋的梧桐树，也诗意减半。

前不久，我翻晒旧书，竟然看到了静卧在书丛中的它们！

那些沾满亲爱的你成长气息的小字条与书信，竟然一直还在！

我想，这于写作的我，于一个白发渐长的母亲，又如何不是一笔丰厚的宝藏？谁的青春不迷茫，谁的十五六岁里，没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相伴远游的侠女梦？谁的十七八岁时，梦想里没有一个小小的白马王子？甚至，到你二十、三十岁，哪个女孩又不是母亲的小贴心？

而母亲，又何尝不想成为女儿的小贴心？

那么，把这些过往的书信揉进我青春的记忆，再致予你，用以纪念你我那段或喜或愁的青葱岁月，也献给你一般大小的孩子们，如何呢？

Dear Daughter
亲爱的女儿

